

韓非子卷第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蠃蟪。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後世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免。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糲粱之食。終歲之衣。冬自麋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彫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股無胈。脰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王子孫累世絮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

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實。

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實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憐，猶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

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

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

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通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遠王

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

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

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

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距者及乎敵，鎡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

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

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

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

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

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

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辱受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刪此十。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腥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盜棄而不掇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

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
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知友被辱隨仇者負也廉貞
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
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
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
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
舉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
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
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閭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
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
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
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
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
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

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聞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負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負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學。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負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負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譏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

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言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起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內外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讎仇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繒繳之說。而微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

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玉，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鄒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矣；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矣。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暮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傾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感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

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
歲之器。聚涕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
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
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
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
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
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
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
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
弗受也。墨者多弊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
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
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差國。圖見侮不
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

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維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維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維學。終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天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憤也。侈而憤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憤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脰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紀而重拘。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忘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闕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闕。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滄臺子曰。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未塗。則臧獲不疑驚良。觀容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而顯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闕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矢。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棄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棄者非一人。射者

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
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通然謂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
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人之所以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
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
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
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
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
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
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
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
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病不治不
剔座則浸益謂癰也剔首剔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
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
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
力疾闘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
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子產問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

存。期。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通。民。皆。亂。之。端。未。可。與。
為。治。也。

韓非子卷第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父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及有道德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德者。進不為臣。退不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

為害耳。豈得利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為君。退不為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為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大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蔡。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其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懷柔。愚_內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懷_內詭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實不足以勸。盜跖犯

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可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玉。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貴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

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明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當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難於私勇而疾距職。將官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人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睹而禮之。人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改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玉能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強王宿治者削其法則必削以刑

治以賞戰厚祿以用刑。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施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衆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無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成勇敢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烈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牢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